

# 古兰学与经注学关系研究

金 忠 杰

**摘 要:** 古兰学 ('Ulūm al-qur'ān) 是研究《古兰经》的基础学科, 也是伊斯兰文化体系的传统学科。尽管古兰学是一门独立学科, 但它因以《古兰经》为研究对象而具有多学科交叉特点, 并由此产生了若干分支学科, 经注学 ('ilm al-tafsir) 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主干学科。古兰学与经注学在学科原理和认知经文层面的共性关系, 既有助于人们了解和理解《古兰经》的文体经义, 也为伊斯兰文化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关 键 词:** 伊斯兰文化; 古兰学; 经注学; 伊斯兰教; 注释

**作者简介:** 金忠杰, 博士,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宁夏银川 750021)。

**文章编号:** 1673-5161 (2010) 06-0071-08

**中图分类号:** B964

**文献标识码:** A

\* 本文属 2006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古兰经》注释研究”(06CZJ007) 的阶段性成果。

古兰学是研究《古兰经》的基本学科, 该定义说明了其学科地位和学术功能, 及其与经注学在学科层面的二元一体关系, “伊斯兰教的基本学科之一。以《古兰经》为研究对象, 故名。其内容主要包括: 经文的降示概况、经文的记录、收集、整理、统一定本、章节划分和排列, 经文的分期、不同的读法、说文解字、具体经文降示背景、经文的相互废止、相互印证和相互解释等, 意义明确的经文和意义隐晦的经文, 经文中的词法、语法修辞的特点以及对经文的研究和注释等。古兰学的主要宗旨在于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 使人们了解《古兰经》的来历和内容, 确立其天启性和其辞章、义理的超绝性, 以及统一定本的可靠性, 以维护《古兰经》的神圣地位。”<sup>[1]180</sup> 本文试对古兰学的形成, 及其与经注学的关系作初步探究<sup>①</sup>, 并最终说明, “古兰学”是对《古兰经》文体经义的另一形式的注释。

## 一、古兰学形成概况

从学科形成雏形来讲, 先知穆罕默德解释疑难经文, 圣门弟子收集和定本《古兰经》, 圣门弟子时代至 10 世纪初穆斯林学者研究经文降示背景、先后停止经文、经文诵读、经文定本和标符书

<sup>①</sup> 关于《古兰经》注释学及其形成概况, 详见金忠杰:《古兰经注释学研究》, 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 年第 6 期; 金忠杰:《古兰经注释学发展史研究》, 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 年第 4 期。

写,以及经注学家对经文辞藻、词法语法、经义经旨等内容的注释,为古兰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学理根据。根据历史脉络,古兰学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形成并定型。

### (一) 古兰学雏形阶段

该阶段大体为伊斯兰纪元前六个世纪,学术界主要以两种形式,陆续推出了研究《古兰经》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学术著作,成为古兰学的雏形阶段。

其一,经注学著作形式。最早文字记载古兰学的研究成果,当是部分再传弟子与三传弟子,如穆扎希德(伊历21~104)、穆贾提勒(伊历?~150)、沙尔卜(伊历?~160)、沃基阿(伊历?~197)、素福亚(伊历?~198)等。从现有文献来看,他们在阐释经文大义时,都或多或少涉及了古兰学的某些内容,如先后停止经文、麦加章和麦地那章属性等。经注学历史上首部典籍——泰伯里(838~923)的《古兰经注释总汇》,被视为是文字注释《古兰经》和古兰学研究的开始。泰伯里注释有关经文时,分析了古兰学的一些知识,如注释第3章第7节经文时研究了明确和隐微经文;注释第2章第106节经文时阐述了先后停止经文;注释第4章第119节经文时阐明了普指和特指经文、概要和详述经文。此外,他还研究了《古兰经》的收集整理与章节编排等古兰学知识。继他之后,经注学家宰迈赫舍里(1075~1144)的《启示真相揭示》、古尔泰卜(?~1273)的《古兰经教律总汇》,均不同程度地涉猎了古兰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相关内容。

其二,古兰学著作形式。古兰学以专著形式问世,大体分伊历3世纪、4世纪和5世纪三个时期。伊历3世纪,学术界开始就古兰学某分支学科著书立说,如嘎希姆·本·赛拉姆(伊历?~224)的《古兰经的生僻词汇》与《古兰经文的先后停止》、阿里·本·麦迪尼(伊历?~243)的《古兰经降示背景》、艾布·达乌德·锡吉斯塔尼(伊历?~275)的《古兰经文的先后停止》、伊本·古太白(828~889)的《疑难经文释意》。伊历4世纪,学术界在前人基础上,更加深入地研究古兰学及其分支学科,如穆罕默德·麦尔祖巴尼(伊历?~309)的《古兰学大全》、艾布·贾法尔·努哈斯(?~949)的《古兰经文的先后停止》。尤为指出的是,艾布·伯克尔·安巴尔(伊历?~328)的《古兰学奇迹》,相对全面地阐述了经文诵读、经文书写、经文节数、章节编排,从而使古兰学的分支学科多向度地发展。伊历5世纪,学术界不仅系统研究古兰学的某分支学科,而且推出了涵盖若干分支学科的专著。研究古兰学某分支学科的著作主要是巴格拉尼(伊历?~403)的《古兰经的超绝》——该书批驳了当时否认古兰天启的某些主张,起到了维护穆斯林大众派对《古兰经》的信仰的作用<sup>[1]181</sup>,以及豪斐(伊历?~430)的《古兰经句法》、艾布·阿穆尔·达尼(伊历?~444)的《七家读法易知》。研究古兰学若干分支学科的著作,主要是豪斐的《古兰学明证》,该书6册,涉猎经文的生僻词汇、句法、教律、诵读、注释、先后停止经文、经文节数、经文启示、词汇派生和词汇变格等。该书是古兰学历史上以“古兰学”命名的首部文献,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 (二) 古兰学形成阶段

伊历纪元前6个世纪,学术界研究古兰学,一部分囿于经注学范畴,另一部分虽然以古兰学专著形式出现,但其涉猎范围相对有限,因此从学科独立来讲,尚处于古兰学雏形阶段。伊历7世纪(公元13世纪),古兰学形成独立学科,其标志是经注学家、古兰学家伊本·朱济(?~1200)的《古兰学艺术撷精》与《古兰诸学之撮要》,以及艾布·沙麦(?~1266)的《古兰学简引》。这三部专著,从界定学科术语来讲,因以“古兰学”为题,被古兰学界和经注学界视为是系统研究《古兰经》的开始。他们首次将古兰学作为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内容涵盖了《古兰经》的优越、经文诵读、经文语言、麦加章和麦地那章、隐微与明确经文、经文降示背景、经文先后停止等,“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古兰经》诸学问’一词的含义包括当时已经出现的有关古兰的各种

问题。多数学者遂认为古兰学正是形成于 13 世纪。”<sup>[1]180</sup>

### （三）古兰学发展阶段

14 世纪后，古兰学走向全面发展和定型阶段，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学术界将伊斯兰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创制功能、学术思想与理论方法，应用于古兰学领域；二是古兰学家推出的系统研究古兰学的专著，促使该学科全面发展，显著标志是法学家泽尔克西（1344~1392）的《古兰学明证》。由于该书借鉴、吸收和综合前人的古兰学成果，讨论了古兰学的 47 类知识，故被很多学者视为是古兰学的奠基之作。<sup>[2]10</sup> 泽尔克西之后，古兰学家哲拉鲁丁·布勒盖尼（伊历 762~824）和哲拉鲁丁·苏尤蒂（1445~1505），将古兰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前者的《群学星照》，研究了古兰学的 50 项内容，“主要讲述经文降示的时间、空间及与之有关的事件；经文的口授、背记、传述及传述人；习读经文及习读规则；经文的用法及修辞；经文中的律例及其类别；《古兰经》的分与合、简与繁、长与短等不同章法。”<sup>[1]181</sup> 后者以泽尔克西的《古兰学明证》为蓝本所著《古兰经学通论》，研究了古兰学的 80 类知识，使古兰学达到历史顶峰。“该书在吸收并总结早期古兰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系统研究，肯定了各家见解，扩大了研究范围，并将经注学纳入这一研究领域，其资料之丰富，理论之深广，都超过前人，历来被认为是这一学科的权威著作。”<sup>[1]176</sup>

16~20 世纪初，古兰学研究处于消极状态。虽然这期间也有古兰学著作问世，但大都是对前人成果的细化或重复，既无内容创新更无体例新意。20 世纪三十年代初，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学术创新和院系创建，为古兰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其研究方法和内容有了新的发展，标志性成果是穆罕默德·祖尔贾尼的《知识之源：古兰学》；同样，其他国家的古兰学家，甚至东方学家，都多向度、多层次地研究《古兰经》，使古兰学呈现繁荣景象。20 世纪以来，古兰学之所以能够再现辉煌，“原因一是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科学文化的发展进步以及伊斯兰文献的挖掘整理和印行，使伊斯兰学者的研究思路有了更新，所能依据的材料更为丰富；二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及其传教士对《古兰经》的歪曲和诋毁，激发了伊斯兰学者对古兰学的重视，迫使他们不得不对那些反伊斯兰的论点进行辩驳，从而拓宽了研究范围，丰富了古兰学的内容；三是 19 世纪以来，西方一些较公正的东方学家出于要研究先知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主张等目的，对《古兰经》进行历史和学术的研究，如《古兰经》的历史背景、经文降示的时间顺序以及某些经文的社会意义等，并编写出了一些不同于伊斯兰学者观点和写作方法的作品，其中德国诺尔迪克·修杜尔（1836~1930）的《古兰经历史》和法国学者勃拉尔（1900~?）的《古兰经的启示、成书、翻译及其影响》较为有名。”<sup>[1]181</sup> 如果说 20 世纪至今古兰学的繁荣有多种因素促成，其繁荣也说明：

其一，学术界迫切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一则将新时期的古兰学研究推向纵深，二则促使古兰学务必开拓创新，旁征博引地运用伊斯兰文化体系其他学科文献资料和研究方法，而不仅仅单向度地囿于古典的古兰学文献及其方法。是故，一些古兰学家，“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只引证前人尤其‘前三代’的言论，不加分析地堆积资料的老传统，而采取筛选资料，去粗存精，为我所用，综合分析，并能结合当代人们对《古兰经》提出的异议或问题进行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布塔希尔·阿尔及里于 1916 年前后完成的《古兰学辨析》、穆·阿里·赛兰的《古兰学纲领》、什叶派学者赞加尼（1891~1941）的《古兰经历史》、前爱资哈尔大学副校长穆·马赫鲁夫的《古兰学提要》、穆·萨布尼的《古兰学辨析》等。此外，什叶派学者对古兰学的研究有许多独到之处。如艾布·阿卜杜拉·赞贾尼的《古兰经历史》和伊玛目胡毅的《古兰学阐释》，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参考价值。”<sup>[1]181</sup> 其二，学界迫切需要校勘古兰学的一些历史文献典籍，以便改错为正，去伪存真，既有助于读者，也有利于未来古兰学研究人员谨防以讹传讹。其三，学界明确指出，在传授伊斯兰文化知识前，务必先教授古兰学的一些知识。这是因为，正如《古兰经》是伊斯兰文化之源，古兰学亦

是了解《古兰经》的工具性学科。因此，只有全面认知了古兰学，才能正确认知和准确理解《古兰经》，继而能够深入研究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内涵、外延及其应有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和社会效应。<sup>[2]11</sup>

## 二、古兰学与经注学的二元一体关系

当代学者穆萨伊德·坦雅尔教授在《古兰学及经注学原理》中综合前人各家之说，从两大角度，总结了《古兰经》构建和催生的学科：第一大类是因认知《古兰经》而形成的学科，主要是《古兰经》的降示概况学、诵读学、定本学、符号学、节数学、优越学、特殊学、章节学、隐微经文学、诵读起始与停顿学、麦加章和麦地那章学、降示背景学、经注学、比喻经文学、起誓经文学、生僻词汇学；第二大类是《古兰经》催生的学科，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古兰经》内容的学科，主要是教律学、先后经文停止学、普指和特指经文学、绝对和限定经文学、概要和详述经文学、明确和隐微经文学。另一类是涉及《古兰经》语言的学科，主要是《古兰经》的修辞学、隐微学、句法学、文体学、外来词汇学、词汇奥妙学。很大程度来讲，这两大类学科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古兰学的分支学科。此外，坦雅尔教授根据苏尤蒂的《古兰经学通论》指出，鉴于《古兰经》的原理原则性，诸如教义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宇宙学、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产生，大体都与《古兰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sup>[3]44-45</sup>，因此学界认为，《古兰经》是伊斯兰文化体系诸多学科的理论渊源，甚至哲学家伊本·阿拉比(1165~1240)在《注释法则》中将《古兰经》每个单词都视为一类知识：“的确，根据《古兰经》单词数目，《古兰经》的知识学科是 77450 种。”<sup>[4]730</sup> 苏尤蒂亦就《古兰经》的“以点带面”的特性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经典《古兰经》，是所有知识之源，真主在《古兰经》中确立了所有事物的知识，他在其中分辨了正道与迷误，你发现每一门学科都要依据《古兰经》。”<sup>[4]21</sup> 当代学者穆萨·易卜拉欣认为：“至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的所有学科，毫无疑问都建立在《古兰经》基础上，都源自《古兰经》。”<sup>[5]11</sup>

由上，无论是围绕《古兰经》形成的学科，还是《古兰经》催生的学科，抑或是源自《古兰经》原理原则形成的学科，都具有学科共性——认知《古兰经》，有两大特点：其一，除其中绝大部分学科是认知和研究《古兰经》文体的工具性学科，如诵读学和降示背景学等外，其余学科是解读经义经旨的知识性学科，如经注学和教律学等；其二，各学科一方面体现自身特点和属性，另一方面又因认知和解读《古兰经》具有的共性而互相影响，彼此交织，形成了多学科之间的交叉特点，如教律学与降示背景学、先后经文停止学等息息相关。

体现《古兰经》构建的诸多学科，并且互相间具有交叉特点的综合学科，当是“古兰学”——研究《古兰经》文体经义的若干学科共同构建而成的集大成学科。换言之，从学科的独立性来讲，古兰学自成一家；从学科的交叉性来讲，它的分支学科在独成学科体系的同时，又隶属其范畴。因此，学界在界定“古兰学”的学科名称时，遂用“‘ilm”（学科）的复数形式“‘ulūm”（所有学科）指称了古兰学——《古兰经》诸学问。基于此，尽管自成学科体系的“经注学”（‘ilm al-tafsir）——伊斯兰文化体系中仅次于圣训学而形成的最早学科——早于“古兰学”形成，但从学科交叉性和隶属性来讲，它则是古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古兰学最早的主干学科。如果将文字记录时间作为学科形成标志的话，经注学又可称之为“古兰学之母”（‘umm‘ulūm al-qur‘ān），其形成为古兰学的学科化和体系化奠定了学术基础。<sup>[5]10</sup>

古兰学和经注学的差异性在于，古兰学的研究范畴通常侧重于《古兰经》文体，与其交叉的

学科范畴较之经注学有限。然而经注学尽管是古兰学的主干分支学科，但它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其所涉猎内容的纷繁性和庞杂性，如人文学科的教义学、语言学、法学、哲学、文学、历史学等，以及自然学科的医学、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等，因此其范围较之古兰学更为广泛，具有普遍意义——经注学不仅在于分析和注释《古兰经》的文体，而且是对《古兰经》各层面的全方位注释。

古兰学和经注学的共性在于：一是两门学科定义具有异曲同工之处<sup>②</sup>，二是学科原理与学术基础大体相辅相成，彼此映衬。对此，沙特学者哈立德·赛布特在《经注学原理》中讲到：“经注学原理被视为是古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将经注学原理列入古兰学原理，或者是为了将局部归于整体，或者是因为古兰学及其文献成果涵盖了经注学的许多注释原理。概而言之，古兰学即指那些研究《古兰经》各个层面的分支学科，而经注学则隶属古兰学的原理范畴。”<sup>[6]33</sup> 据此可以说，古兰学是母体，具有指导性；经注学是子体，具有从属性。是故，古兰学之于经注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古兰学晚于经注学形成，但总体上经注学如果离开了古兰学原理，其体系完善和注释原理，就不免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坦雅尔就此讲到：“经注学是古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故经注学原理中的所有知识，都在古兰学的范畴。古兰学与经注学息息相关，经注学家从古兰学中汲取裨益，他从古兰学获取的裨益，根据知识类别有所不同，如先后经文停止学就是经注学家必须认知的学科。”<sup>[3]33</sup>

据上，《古兰经》催生伊斯兰文化学科的始源性，古兰学与经注学原理原则的密不可分和彼此交织的隶属关系，以及两者在认知《古兰经》文体和解读经义经旨层面的共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古兰学的研究内容，实质上就是从不同角度对《古兰经》作的古兰学式注释，并成为经注学家解读经文时必须注释的不可或缺内容。古兰学家和经注学家秉承同出一辙的学科原理和学理基础，通过彼此影响、互相借鉴与吸收的研究方法而完成的研究成果和注释文献，是从各自学科出发点，对《古兰经》从启示到定本、从语言到文体、从辞藻到句意、从内容到经旨等的深化分析和细微注释。学科交叉性和互补性也就决定了古兰学家很大程度亦是经注学家，经注学家通常首先是古兰学家，其次才是经注学家。理清了古兰学和经注学在学科层面的“同源异名”就不难理解，就认知和理解《古兰经》而言，古兰学的研究内容无疑是对《古兰经》的解析，也就是古兰学式注释，甚至从学科互补来讲，经注学典籍中没有得以详述的有关内容，却在古兰学中得到了明确分析和详细解读，如综合性注释典籍如泰伯里的《古兰经注释总汇》，既解释生僻词汇也分析隐微和明确经文；既阐述经文诵读也叙述降示背景；既界定麦加章和麦地那章属性也解析先后停止经文，这些内容其实既是经注学的内容，也是古兰学的内容。同理，古兰学各分支学科的学术成果如苏尤蒂的《古兰经降示背景》，详细解释经文的降示背景，恰恰也是经注学的必然内容。诸如此类的古兰学成果和经注学典籍不胜枚举，它们或者是对《古兰经》的综合注释，或者是对《古兰经》的个案分析，其宗旨都是帮助人们全面、正确地理解和运用《古兰经》。

近现代以来，随着学科之间更为密切的交叉性和互补性，古兰学与经注学形为一体，两者互相结合，“通过对《古兰经》分类，选择其中与现实生活联系较为密切的某个主题或一部分经文，用现代语言和现代方法进行分析，以求调和经文与现代思想的矛盾，使《古兰经》抛掉历史加给它的各种注释的旧包袱，以适应时代的新发展，如阿卜杜拉·达拉孜的《古兰经的道德宪章》、萨利赫·西德基的《古兰经鸽旨》等著作以现代社会学观点，根据如何治理现代社会问题的要求阐

① 经注学定义是：“伊斯兰教宗教学科之一，除对古兰经文降示的背景、读法、语法、修辞、词义等进行技术性的研究和解释外，还根据每个时代学术文化发展的情况，以及人们对经文认识程度的深化，对《古兰经》所包括的哲理、教义、律例、历史事件、寓言、典故等内容进行研究和阐释。”参见宛耀宾：《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释古兰有关经文，说明经文中有关社会问题的主张仍不失为医治现代社会某些弊端的良方；又如昭海里的《古兰经与现代科学》、马哈茂德·易卜拉欣的《从地层学看古兰经的超绝性》等则是从自然科学知识观点出发，观察某些经文的含义，说明当人们占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掌握一定的科学道理时，才能更确切地认识某些古兰经文的真正意义。利用现代科学观点探索《古兰经》文的含义并不是使《古兰经》借科学之光得以生存，而在于说明古兰的超绝性既表现于其文词优美、结构严谨、修辞富于雄辩等外形方面，而更主要的是表现于其内容博大精深、富有启迪性和适应性等内含方面。”<sup>[1]181</sup>

尽管经注学隶属古兰学，但两门学科共有的一些原理原则，以及两者之间的学术共性和学科宗旨——认知和解读《古兰经》，既决定了两者的二元一体结构和宗旨为一的关系，也使那些致力于研究古兰学和经注学的学者，难以严格区分和精确界定两者的本质差异。但凡有关古兰学的著作，如泽尔克西的《古兰学明证》、苏尤蒂的《古兰经学通论》、曼纳尔·敢塔尼的《古兰学》，都将经注学列为古兰学的篇章给予论述。同样，但凡研究经注学的著作，如苏尤蒂的《经注学大观》、阿卜杜拉·沙哈特的《经注学》、哈立德·赛布特的《经注学原理》、哈立德·俄克的《古兰经注释原理》，亦将古兰学的研究内容列为经注学的注释范畴。更有甚者，则同时对古兰学和经注学作综合性的交叉研究，如布勒盖尼的《群学星照》、豪斐的《古兰学明证》、坦雅尔的《古兰学及经注学原理》等，使古兰学和经注学互为依托、彼此补充地作用于《古兰经》注释。豪斐的《古兰学明证》堪称两门学科交叉的典范之作，从学科归属来讲，它属于古兰学领域，但从研究内容来看，作者无论阐述古兰学的任何分支学科，又不免在经注学范畴，正如穆斯塔法·勒杰卜教授在《古兰学》中所言：“豪斐的《古兰学》，实质上就是一部注释专著。他按照前人方法，根据《古兰经》的章节次序，分析性地注释了《古兰经》。但他在注释的同时，又涵盖了很多属于古兰学范畴的学科知识，并以古兰学命名该书。”<sup>[2]9</sup>

### 三、《古兰经》的古兰学式注释

如上所述，古兰学和经注学的二元一体关系，致使古兰学家对《古兰经》文体的研究以及经注学家从各个层面对古兰经义的注释，系“同源异注”，其宗旨都是从各自学科角度，细微研究与深入注释《古兰经》。经注学家的注释典籍含有古兰学的大量内容，古兰学家的成果中亦不乏经注学的相关内容。是故，古兰学的研究内容本质上就是对《古兰经》的“古兰学式注释”。对此，曼纳尔·敢塔尼教授在《古兰学》中讲到：“古兰学可以被称为经注学。因为古兰学涉及的内容就是经注学家在注释《古兰经》时必须依靠的研究。”法赫德·鲁米教授在《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中亦持相同观点：“古兰学之所以被称为经注学，是因为它涉及经注学家必须知道和了解的知识。”

关于古兰学内容，学术界见仁见智。有学者从微观角度予以界定，如伊本·阿拉比认为《古兰经》的每个单词都属于一类知识。有学者从宏观角度予以界定，如泽尔克西将古兰学内容界定为47类，布勒盖尼界定为50类，苏尤蒂则界定为80类。

笔者在比较手头现有古兰学权威文献后，根据前人对古兰学内容的界定和分类，将苏尤蒂的《古兰经学通论》作为古兰学式注释范例，如果说苏尤蒂之前的古兰学家的研究内容和对象，都不同程度地散见在各类古兰学和经注学典籍中，那么，苏尤蒂则在汲取和借鉴各家之论后，对分散在古兰学和经注学各类典籍中的理论解读和分析注释，作了更加细致的资料整理、内容梳理、理论分析和学理研究，由此从另一角度完成了对《古兰经》的研究、分析和注释。是故，笔者根

据学界前辈之见，姑且将其称之为“古兰学式注释”，以求教于方家斧正。

苏尤蒂博览群书，融会贯通，他借鉴与吸收前人的古兰学、经注学、诵读学、语言学、法学、修辞学等研究成果，尤其基于泽尔克西的《古兰学明证》、伊本·朱济的《古兰学艺术撷精》、艾布·沙麦（？～1266）的《古兰学简引》，撰写了两部分分析和研究古兰学和经注学的专著：一是研究经注学的专著《经注学大观》（1467年），涵盖102类古兰知识<sup>[4]</sup>，二是研究古兰学的专著《古兰经学通论》（1470年），共有80类知识。这两部专著承上启下，成为后期古兰学家和经注学家必须参考的经典文献。如果比较两书的内容就不难窥见，尽管两者从书名到内容都存在一定差异，如《经注学大观》中的经文故事，在《古兰经学通论》中没有出现，但古兰学和经注学中很多彼此交叉的学科知识和研究内容，则在两书中如出一辙。两书前六章均阐述了麦加章与麦地那章、经文降示时间。此外，作者对经文降示背景、降示形式、先后停止经文、明确隐微经文、普指特指经文和经注学等内容的研究，既在《经注学大观》中给予论述，也在《古兰经学通论》中进行研究，由此折射了古兰学的研究内容实质上就是对《古兰经》相关层面的注释。

现将《古兰经学通论》研究的80类知识的条目试译如下，作为“古兰学式注释”的案例，借此窥见古兰学对《古兰经》文体的具体分析与注释：论麦加章和麦地那章；论先知穆罕默德定居与旅行时所降经文；论白昼与夜晚所降经文；论夏天与冬天所降经文；论先知穆罕默德卧床与睡眠时所降经文；论空中与地上所降经文；论首降节文；论末降节文；论经文降示背景；借圣门弟子之口所降经文；重复降示的经文；先定律后启示与先启示后定律的经文；零星降示章与整章降示章；数万天使陪同哲卜拉伊勒天使颁降与哲卜拉伊勒天使独自颁降的章节；降示给前代使者的经文与仅降示给先知穆罕默德的章节；《古兰经》降示的情形；论《古兰经》名称与各章章名；《古兰经》的汇集与章节编排；《古兰经》章、节、单词与字母的数量；论《古兰经》背诵家与诵读传述家；论《古兰经》诵读传述人的级别；论众传诵读；论著名诵读；论单传诵读；论常异诵读；论伪造诵读；论穿插诵读；论诵读的起始与停顿；阐明诵读时词汇相连而词义相隔的经文；偏读与开口符及介于两者之间的读法；叠读、显读、隐读与换读；长音与短音；轻读的海姆宰；保护《古兰经》的方式；诵读《古兰经》的礼节与诵读家；论《古兰经》的生僻词汇；《古兰经》中非希贾兹语的词汇；《古兰经》中阿拉伯化的外来语；论《古兰经》中的多义词；论经注学家需要精通的各类工具词之意义；论《古兰经》的句法；经注学家务必精通的重点语法规则；明确与隐微经文；经文前置与后置；普指与特指经文；概要和阐明经文；先后停止经文；误认经义互相矛盾和差异的经文；绝对和限定经文；明确与内涵经文；呼唤经文的哲理；本义与转义经文；比喻与借喻经文；借代与暗示经文；限定句经文；简洁与周详经文；陈述句与祈使句经文；《古兰经》的各种辞藻；节文的尾韵；各章章首；各章章尾；章节的关联；隐晦经文；《古兰经》文辞的超绝性；源自《古兰经》的各类学科；《古兰经》中的譬喻；《古兰经》中的发誓；《古兰经》中的辩论；《古兰经》中的名称、代称与别号；经文奥义；因圣门弟子而降示的经文；《古兰经》的优越性；《古兰经》中最优越的章节；《古兰经》的词汇；《古兰经》的特殊性；《古兰经》的书写与规则；论《古兰经》注释及其重要性；论经注学家的条件与规则；怪异注释；经注学家的等级。<sup>[4]</sup>

从苏尤蒂研究古兰学的内容和体例来看，他在前77章中详细论述了古兰学和经注学大体都予以分析的内容后，尤其以关涉经注的三章作为专著的结束。很大程度上讲，这就意味着前章内容既是古兰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对象，也在经注学范畴，并为经注学家从整体或局部角度，从纵向或横向层面，综合性或个案性地解析《古兰经》的文体语义，注释其经义经旨，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注释元素。

##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以往古兰学和经注学的各类文献和研究成果，都是基于古兰学和经注学的二元一体关系，都是对《古兰经》的深入注释，是《古兰经》注释成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古兰学与经注学的交叉互补和相辅相成，为推动《古兰经》注释学纵深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 [ 参考文献 ]

- [1] 宛耀宾.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Z].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4.
- [2] 穆斯塔法·勒杰卜. 古兰学[M]. 开罗: 米苏尔出版社, 2000.
- [3] 穆萨伊德·坦雅尔. 古兰学及经注学原理[M]. 利雅得: 穆罕迪斯出版社, 2005.
- [4] 哲拉鲁丁·苏尤蒂. 古兰经学通论[M]. 贝鲁特: 阿拉伯图书出版社, 2003.
- [5] 穆萨·易卜拉欣. 古兰学纲要[M]. 约旦: 安玛尔出版社, 1989.
- [6] 哈立德·赛布特. 经注学原理 [M]. 利雅得: 伊本·安法尼出版社, 2000.

##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lūm al-qur'ān*' and '*ilm al-tafsir*'

JIN Zhongjie

**Abstract** '*Ulūm al-Qur'an*' is the basic course in *al-Qur'an* study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course in Islamic cultural system. Although '*Ulūm al-Qur'an*' itself is independent as an academic course, it allows intersection in research fields when it serves as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study. '*Ilm al-tafsir*' is one of the major branches when it explores the intersection of *Ulūm al-Qur'an* and '*ilm al-tafsir*'. Both of them are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l-Qur'an*, aiming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the contextual meaning of *al-Qur'an*, and to provide in an indispensable way the cultural elements and rich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ic culture.

**Key Words** Islamic Culture; '*Ulūm al-qur'ān*'; '*ilm al-tafsir*'; Islam; Annotation

(责任编辑: 李 意)